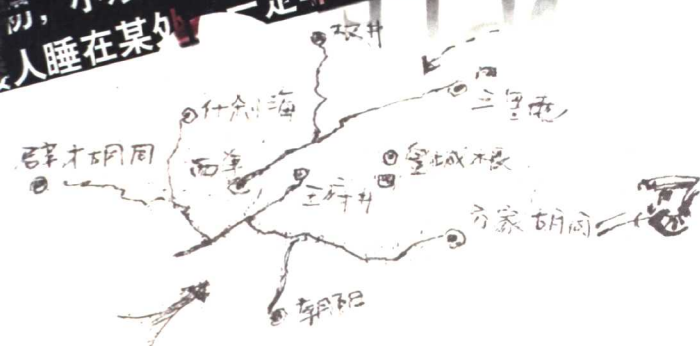


他走到荒无人处，突然一道凄厉
 已，淑芬惊呆了！因为她看见，母亲就在前面，白发蓬散，面目狰狞，脖子和面额都扎满银针
 被悲惨之箭射中！正承受着炼狱之苦！老太婆没有儿女
 ，正疯狂地顶着满头银针往前行！然后霹雳一声，爆雷炸响，如注大雨便和黑暗一起，
 身影吞食掉！漆黑的午夜，加上细雨，人通常会感到孤独，小矮人也不例外——
 我哑然失笑！小矮人实际上是被淑芬驱逐的，所以今天晚上，小
 人睡在某处，一定非常脆弱！

拯救 逍遥老太婆

李冯



希望回到淑芬的床上，依偎回她有力
 一面，同样渴望一个神
 我就是淑芬

她走到荒无人处，突然一道凄厉
电，淑芬惊呆了！因为她看见，母亲就在前面，白发蓬散，面目狰狞，脖子和面额都扎
被悲惨之箭射中！正承受着炼狱之苦！老太婆没有死，爆雷炸响，如注大雨便和黑暗一起，
心，正疯狂地顶着满头汗往前行！然后霹雳一声，小矮人也不例外——
的身影吞食掉！漆黑的午夜，加上细雨，人通常会感到孤独，小矮人也不例外——
我哑然失笑！小矮人实际上是被淑芬驱逐的，所以今天晚上，小
委人睡在某处，一定非常脆弱！

拯救逍遥老太婆

李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拯救逍遥老太婆/李冯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4. 1

(作家和他的城市)

ISBN 7-80131-905-2

I. 拯...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0009 号

拯救逍遥老太婆

李 冯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印刷

730 × 970 1/16 11.25 印张 1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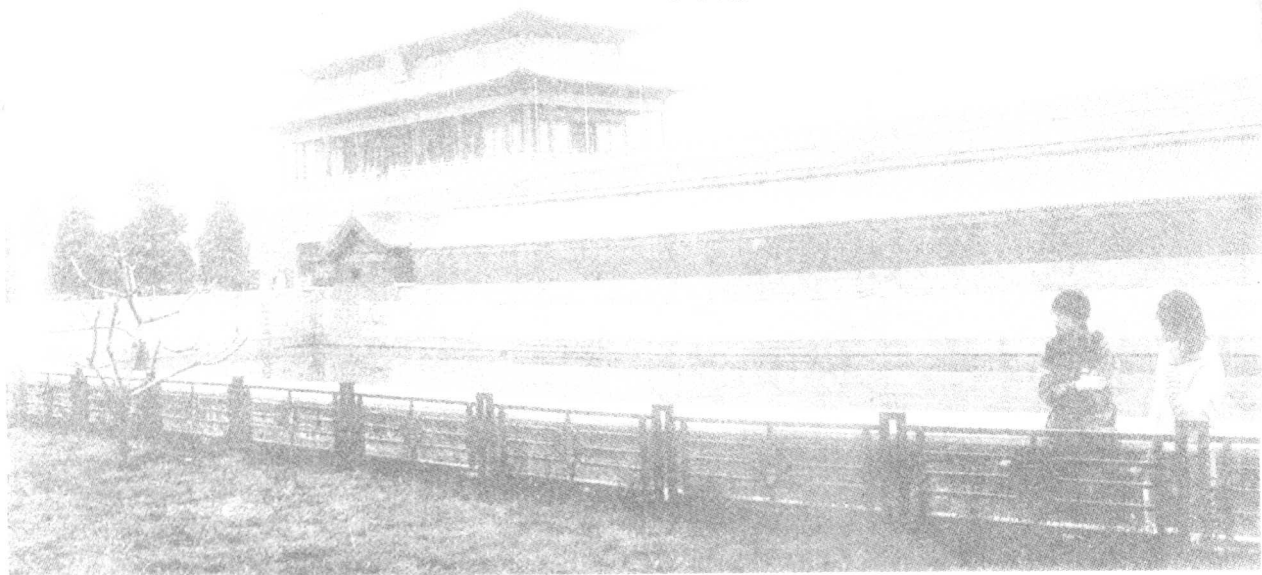
ISBN 7 - 80131 - 905 - 2 / I · 143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一千万和青岛海滨	1
拉萨的阳光和老冯	19
拯救逍遥老太婆	39
一周半	60
庐隐之死	80
王朗和苏小眉	112



一千万和青岛海滨

我喜欢雪山，始于 1996 年。之所以能说得这么清楚，不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影响我的重大事件，我指被雪山影响。许多事情就是这样，有一个细微、奇怪的源头，像病菌一样，某年某月不慎被吸收，然后它可能悄然死亡，被忽略掉，但也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它不断发酵、膨胀，逼得你终有一日不得不处理，总之很奇怪。打个比方，我害怕看汽车前挡风玻璃的雨刮器，就因为某天下午，我坐在汽车里等人，天下着雨，雨刮器不停地将玻璃上的雨水刮去，我盯着雨刮器看了半小时，从此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到雪山，它引起我冲动，不是因为亲眼目睹，也不是缘于什么美丽明信片。在 1996 年之前，我能记起关于雪山的惟一细节是一部讲印度的电影，《印度之行》，根据名著改编。

博尔赫斯有一段名言，大意是他写作不为少数精选的读者，也不为那个谄媚的被称为群众的柏拉图式群体，他写作，仅为在光阴流逝中使自己安心。我不喜欢博尔赫斯，但我喜欢他这段话。有几位我不喜欢的作家，奇怪的是，他们的创作谈却令我倾倒，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比如博尔赫斯。既然写作必须像奸商一样，首先满足自己，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不在切入正题前，先谈一

会儿我喜欢的雪山。《印度之行》结尾有一个镜头，英国男主人公度尽劫波，从印度返回欧洲，一日开车在乡间旅行，停车和新婚妻子下来，回首处，雪峰皑皑，雄伟瑰丽，男主人公与娇妻不禁相拥遥望。全片只有这么一个雪山镜头，但也成了我记住这部电影的惟一理由。到1996年，我无意中读了一本书，《尼赫鲁自传》。尼赫鲁，印度人。于是该书第四十六页的几行诗，便成为我后来不断膨胀的对雪山喜爱的奇怪源头。

好了，说出这些，令我很满足。有机会我会把那几句诗抄出来，以下是正文：

1996年11月，出于偶然，我得到了与一位青年女子芋旅行的机会。必须感谢一笔失踪的款项，金额大约一千万元。芋负责追查这笔钱，她邀我充当临时助手，并给我印了五十张名片。不用说，除了姓名，我名片上的身份是假的。当然为了不给她惹什么麻烦，我现在写出的她的名字同样是假的。整个事情中，真实的

只有数字：失踪的一千万，以及芋身上携带的两万元现金旅费。

旅行的目的地在山东。当时，我是潦倒的年轻作家，正处在长达数月文思枯竭的焦虑中。因此当芋——我算她的情人——向我建议说去住住山东的酒店时，我没有办法拒绝。她说，不会耽误我多少时间，前后最多一周，权当散心，我还可以借此收集素材。后来我知道，她之所以邀我而不请真正的同事，另有深意。

他写作，仅为在光阴流逝中使自己安心。

算了，不说这个，先说那两万元具体的经费。那时候由于穷，我虽然很喜欢写旅行，总喜欢让笔下人物做各式各样的旅行，可我本人却极少有旅行能力，从没有住过豪华酒店。所以，那次旅行一开始便带给我梦幻般的感受，我指金钱的尊严。我们第一站从北京飞济南，出机场上出租车，芊向司机打听济南的酒店，“要最好的！”她不容分说地命令。我们到达玉泉森信酒店，在市中心。芊开了两间房，并叮嘱前台服务员：“免查询！”声调同样严厉。我们到酒店昂贵的餐厅用午餐，舞台有歌手献唱，底下几十张台子只坐了两三桌客人。晚上我们又到顶楼西餐厅，点了银鳕鱼、牛排和大虾。我承认，鱼啊虾啊舞台荒谬按程序轮流献唱的歌手，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庸俗。可我记得，当那天进出酒店大堂四周琳琅的玻璃在眼角闪光时，对身处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酒店里有一种光线昏暗、扑朔迷离的气氛，到处都开着小灯，灯光都不强。1996年之前，我从没有写过酒店大堂，因为不熟悉，不敢写，我算现实主义作家，可由于到过的地方实在很少，我苦恼之余便索性写一些古人在古代旅行，于是在年轻作家里又有点超现实主义。那天我回到现实，体会到一种本质上不属于我的现实。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芊花钱的速度。“要最好的！”“免查询！”这两句话有某种魔力，还有点神秘！是啊，谁会查询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呢？免查询，意味着尊严和拒绝的态度。这一切都拜金钱所赐！芊精确、不带情感地按最好的标准花着钱，给我的感觉是，她以统统花光两万元为目的。这数额意味着我1994年到1996年努力写作的全部稿费总和。吃过午饭，我们出酒店办事，我看了市区地图，路途很短，酒店门口的出租司机却要二十元。“有发票吗？”芊问。“有。”司机说。“好。”芊连眉头都不皱，答。

要找的人在一个大院，那地方令我暗中生畏。到门口，出租车不让进，芊带我下来登记。在里面一栋办公楼，我们见到了一位穿便服者。芊和我把名片递上，那人三十多岁，平易温和，模样很像忠实的机关职员，恕我不透露这大院的性质。芊提出，能不能见一见另一名叫 A 的人？对方为难答，A 已被停职，不方便见。芊围绕着那一千万，试图探讨一些人和事，接待者的态度始终温和。他告诉芊，这件事必须向上面请示，一两天后可能有回音。“那好吧。”芊无奈说。“你觉得呢？李先生？”接待者把玩着手中名片，突然微笑着表情暧昧地转向我。显然，我乔装得很糟糕，他一眼便识破我并非芊的助手或同事。他大概判断我是雇佣芊的老板派的人。他怎么可能想到无所事事的我，会以一种极不严肃的方式，加入到这件严肃的事情中来？从大院告辞，我跟芊回玉泉森信酒店，当夜无事。男女之事不算事。写到这里，我觉得该解释一下关于一千万的来龙去脉了，但我兴趣不大，一来它头绪复杂，会占去许多篇幅，对一个珍爱文字的超现实主义作家来说难以忍受，二来它也从未属于我，我只短暂拥有过追踪那一千万的芊。我连芊还没来得及好好写一下呢。这篇文字的提纲叫《1996 年青岛的海滨》，我想把一切放到青岛再说。

抵达青岛时下着雨。济南和青岛那时好像飞机航班很少，我记不太清，不过如有合适的航班，芊一定会选择，但我们乘火车。坐了四五个小时，从车站出来，面前广场落满细密的雨幕，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比较好的酒店是哪个？”芊向司机问，我注意她使用“比较”这个词。我们驶在海滨马路，左边是一家酒店，右边是灰蒙蒙的海。司机把我们拉到一家栈桥宾馆。没错，叫栈桥宾馆，我喜欢并记得这名字。芊和我拎着行李进去考察，居然没有购物中心，芊是指那种设在大堂供客人购物的地

方。我们出来，出租车还没走，我俩重新坐上，在雨中的青岛游荡，偏执地寻找一家有购物中心的宾馆。看了几家，非常奇怪的是，没有芊认为合适的。“那么，最好的。”芊恼火地命令。司机把我们拉到最好的五星级宾馆，这里的消费水平超出济南，虽然不是旅游旺季，标准间已订满，只剩下四百美金的房，我们觉得不值。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转回市中心，先随便找一家住下。晚饭后雨停了，芊不屈不挠，又拉着我一条条街逛，终于发现一处带有货物琳琅购物中心的宾馆，第二天中午便结账与我搬过去。

我想先不谈芊的行为乖张和青岛风光，而略为提及性爱。和济南时不一样，到青岛芊不再开两个房间，和我同住一室。我俩没有结婚证，所以在服务台登记时免不了一番麻烦，芊坚强地与服务员交涉。我在一旁为自己是芊名义上的同事而要求同居感到羞愧，可谁在乎我是不是冒牌货呢？我和芊不会给服务员发名片，对方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俩的关系。结果还是芊占了上风，服务员被迫同意。“免查询！”末了芊仍不忘严厉叮嘱一声，并盯着服务员把这个命令输入电脑。别人可能猜想，芊坚持与我同居，会不会是我俩感情进了一步的明证？答案，错！别人还可能想，每日住宾馆，享受海鲜美食，体内贮存着太多的蛋白质，我俩会不会在房间里大干特干？在济南，我俩的确在芊的房间行男女之事，苦干至深夜，怀着莫名的恐惧。不知道恐惧什么，也许是免查询？既然免查询了说明就有可能被查询。被谁？那座神秘大院？对权力显赫的机构来说，查询出一对在酒店吭哧苦干的年轻男女应当易如反掌。芊的手机搁在枕边，电话随时会响起，雇佣芊的纪老板打来。纪老板可能是芊恐惧的一个根源，据说在香港或深圳纪老板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于是纪老板不睡，远在济南

的芊也不敢睡，她只好拉着我苦干。然而到青岛，我俩干男女之事的热情不知为何锐减。我随身没带什么消遣的东西，只有一本书，《甘地自传》，印度人甘地，和《尼赫鲁自传》一样厚。我读书习惯于顺藤摸瓜，读到一本好的，便去搜寻同类型的读。但很遗憾，《甘地自传》又冗长又难看，甘地是一张婆婆妈妈的碎豆腐嘴，不停地唠叨政治斗争。我发现事业成功者通常都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太啰唆，像纪老板每次给芊打电话，都啰唆一个多小时。纪老板过于关注他的事业，你让他怎么说他也不烦。我联想，像纪老板或甘地这样宏伟的人，谐音其实可以叫“伪人”，或者叫“萎人”，意思是某些功能器官已经萎缩，但另一些器官另一些功能却格外发达比如嘴巴和啰唆。甘地没有阳痿，但他渴望阳痿。为了消灭自己的性欲，他曾经花大量时间实验，方法是改变食谱，吃新鲜蔬菜或水果，喝羊奶。只能喝羊奶，如果喝牛奶马奶夜里就会勃起，甘地这样啰里啰唆道。我不畏啰唆地把在青岛时的胡思乱想记下，因为我觉得，这些想法至少比纪老板和芊追踪的一千万重要，对我重要。我在青岛早餐喝牛奶，午餐晚餐是肉排或海鲜。海蟹、海蚝、海贝、蛭子。芊吃得跟我一样，可无论我对她、或她对我的性欲却在奇怪地减退。甘地先生对此一定欢欣鼓舞，我不欢欣鼓舞。因为我面对着芊如果不想干，就只好痛苦地看《甘地自传》，忍受甘地的喋喋不休，与此同时芊在接听纪老板电话的喋喋不休。幸好，我还带有《尼赫鲁自传》的片断。它是我借阅《甘地自传》的缘由。我一度非常喜欢那片断，以至抄下来带在身边。于是在我和芊都结束各人或阅读或聆听的喋喋不休后，我把纸片拿出来，在可能隐藏着一千万巨款的青岛，在阴雨蒙蒙的青岛，在装了一肚子海鲜蛋白质的青岛，把它念给芊听，选自《尼赫鲁自传》第六章《结婚和喜马拉雅山中

的探险》：

“克什米尔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决定不久就回去游览。我定过许多计划，打算过许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就使我高兴的就是准备去游历西藏的名湖玛纳萨罗天池和附近积雪的开拉斯山。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甚至克什米尔我尽管怀念也一直没有去旧地重游。我忙于政治和社会活动，走不开。我用坐牢代替爬山渡海以满足我的游历热。可是我仍然定计划，这是一种虽然在监狱中也没有人能禁止的快乐。而且除此之外，在监狱中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常常梦想有那么一天，我漫游喜马拉雅山，越过这大山去看我所想望的山和湖，然而年龄不断增加，青年变成中年，中年以后的时代更坏。有时我想到也许我将要衰老得不能去看开拉斯山和玛纳萨罗天池了。这种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试的。

这些高山出现在我的心头，

山虽然危险，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么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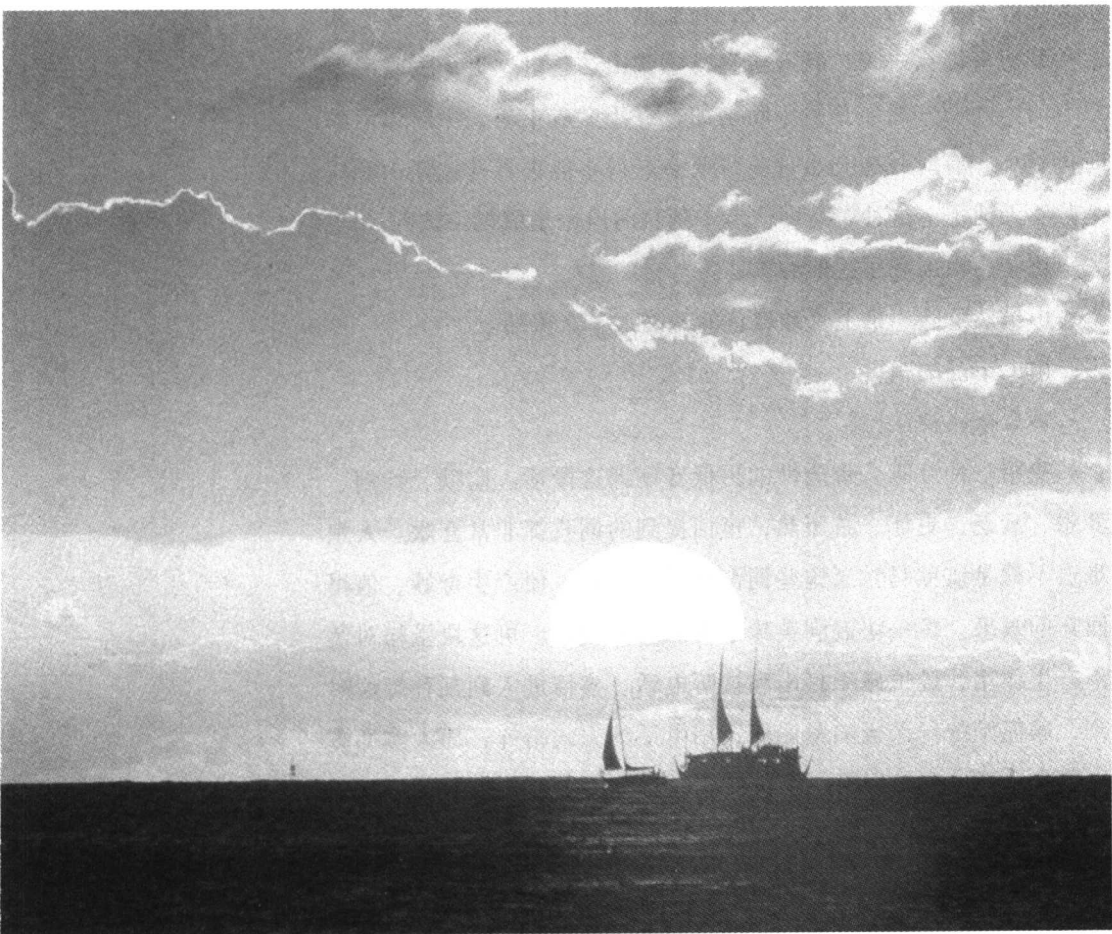
山上宁静的积雪，

多么令我神往！”

我用一种好听、带磁性的男低音朗诵这段话。监狱、计划、梦想、衰老、更坏、游历热，里面提到的词我都非常喜欢。人生难道不就是监狱吗？当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便产生奇妙、值得回味的效果，像一块嵌满美味水果的新鲜蛋糕。可这块蛋糕对芊不产生作用，她忙碌于打出和接听电话。事情进入到某种辉煌时刻，雇佣她的纪老板加紧雇佣，用电话的方式指挥，而大院那方也打来电话，提出用另一个价格雇佣芊，以得到 A 腐败的证据。芊是一个专门替人追债的律师。我忽然略带惊讶地回忆起，我认识她的时候，芊其实还在见习期，所谓见习期，指拿到证书执业

一年，可芊从来也没有给过我稚嫩的印象。她小个短发，生机勃勃，谈不上美貌。我跟她相识过程很短，局限于她见习期尾声。她给我讲过一些追债惊魂故事，惊我的魂。在那些故事中，总有会计、部门经理和一群年轻强壮英俊的东北打手。芊夹在他们当中。有一次，她和他们诱骗绑架了一名分公司贪污职员，打手把职员关在宾馆套房进行拷打，芊则在外间等待，伺机提供法律服务。另一次，在外地出差，因工资微薄而忿忿不平的打手们喝了酒，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全部被逮进公安局，芊和女会计在殴斗

海给我留下某种恐惧的印象。



中举起手袋惊慌地躲到包厢外，然后又装得没事一样去解救那些醉汉。在我听来，她生活在暴力、非真实的世界，我可能是她那时期惟一接触的温和因素。

青岛意味着海。我从没有写过关于海的小说，恐怕以后也不会，我不喜欢海。我最早对海的记忆，是十六岁中学毕业时和一位同学去度假，整整一天沉闷炎热的长途车，车内苍蝇乱飞，临近傍晚，风突然清凉发腥，公路拐弯处闪过一片海面，像金光闪闪的水塘一角。海是度假者们的圣地，清凉、安全、平坦、很容易抵达，然而在青岛期间，海给我留下某种恐惧的印象，也许，我必须试图描写这感觉。我们住的酒店离海很近，步行约七八分钟，便到达海滨，从那里上栈桥或者下海滩。11月季节不对，没法游泳。我们花二十块钱，乘拉客摩托艇到海中兜了一圈。海水非常浑厚，有一种冰凉、沉重的质感，四周波峰起伏，像墨绿的铅块，每一次涌动都导致急驶的艇体摇晃。海不是山，人在海面感受不到坐标，因为前后左右的海水都一样，而且往下什么都看不透。你很难接受这堆冰凉涌动的铅块竟然望不到边际！我不知道把自己的感觉说清楚没有？我的意思是，海就像社会一样令人恐惧。沿马路往前走，有一个海洋生物馆，我跟芊也买门票进去。它规模很小，没有内陆城市同类馆那种透明立体的大玻璃隧道，可以让游客钻进去看周围游动的鱼。海洋馆陈列更多的是标本，一条条死鱼，各种各样形状不同的死鱼，灰硬的鳞甲毫无光彩，瞪着干枯的眼睛，有一种防腐药物的气息，让人看了难以呼吸。芊脸色苍白，也像一条想呕吐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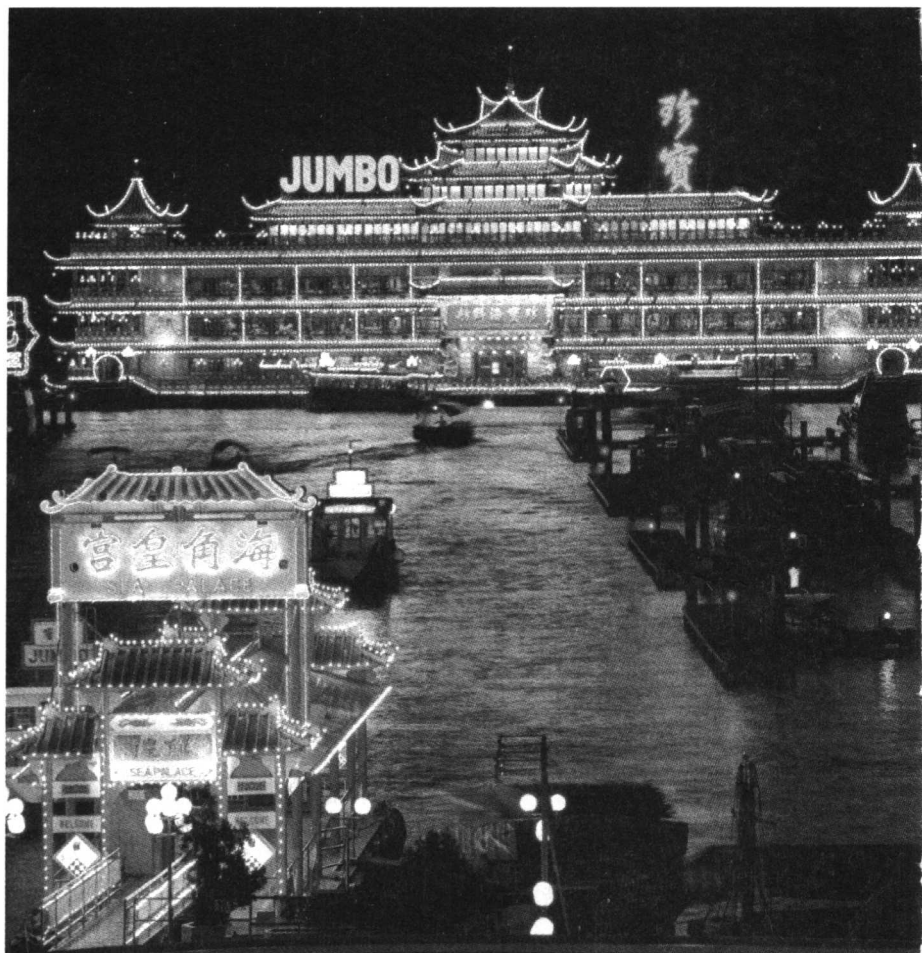
芊精神紧张的缘由，多半来自于纪老板。从我们到达济南的头一天起，纪老板就不断用电话恫吓芊，什么不许被任何人知道行踪了，要提防这方面，要警惕那方面。纪老板从不解释需提防

的理由，也不暗示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可能没有任何风险，谁知道呢？尽管如此，芊仍小心翼翼地执行着纪老板的每一指示。我没有见过纪老板，不过据芊的描绘，我觉得那是个有钱的疯子。纪老板非常有钱，有钱到命令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都必须挥霍的地步。以芊为例，她出差一周必须花掉两万元，如果花少了纪老板会不高兴，认为丢了他的脸。其实这次旅行我们被要求隐瞒行踪，除了纪老板，谁知道我们住在玉泉森信酒店还是破破烂烂的招待所呢？但纪老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乐于花钱，这些钱是以他的名义花的，他让大家帮他一起花。与此同时，纪老板给雇员的薪水又非常微薄，所以，当纪老板的员工们出差住豪华酒店，享用千元大餐时，其实一个个都很痛苦，因为这些钱都白白浪费掉了，纪老板情愿浪费也不肯给员工加一块钱工资。有时候，纪老板会以更浪费的方式厉行节约。芊听纪老板的员工讲，一次纪老板到分公司视察，住进一千多美金的酒店套房，深夜纪老板越想越觉得不值，于是急令分公司十几名男员工集合，纪老板要求每个员工排队进去洗一次澡，这样纪老板多少看见自己的美金如何具体被花掉。纪老板高兴了。你可以说，纪老板是一个变态的人，但你同样也能说，纪老板是一个可爱的人、矛盾的人。

可爱的纪老板大概曾许诺，如果追回一千万，发给芊不错的酬劳。一二十万？三四十万？具体数额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芊花了很大精力才得到这个机会，她可能是极少数勇于向纪老板挑战，并试图从纪老板身上赚钱的人。她之前跟纪老板讨价还价，估计就能写一部《芊与纪老板斗争史》，当然我懒得写。我想说的是，尽管芊投身到这场追逐，事情却远比她想象的复杂。我可以根据芊当时皮包里的材料，简略拼出那一千万的拼图：钱是纪

老板的，借给了A，在纪老板与A之间，发生过一系列交易，一千万只是其中一笔。A控制有一家公司，还似乎有一名叫方蔚的情人，而我们到青岛，就是要查出这个女人。我不能断定这幅拼图是否百分之百准确，中间有一些疑点，比方说按纪老板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一千万作为无偿借款，连偿还日期都没有。他为什么突然想要索回这笔钱？写到这儿，我发觉金钱真的有一种无形魔力，你看，与一千万毫无关系的我，在时隔数年后，仍情不自禁陷入推理，有把这篇文章变成推理小说的倾向。类似倾向，当年在芊的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今天，我可以愉快、索性不负责任地假设，钱被A在澳门赌场花完了，输光了！谁也找不回！这决非一篇讲述一千万的文字。但那时芊却得出了让人紧张的结论。她认为，这笔钱牵动各方利益，纪老板把我们推上前沿，就像战场上各方对峙，送两个散兵出战壕做火力试探。芊的脑瓜里装有太多因金钱而暴力纷争的例子，她据此认为我俩不安全。她还猜测，一定有什么黑幕，只可惜我俩级别太低，无法全部洞悉。我还记得我俩在海边散步，陪她做拼图的情形，海面阴冷，波涛汹涌，远处覆盖厚厚的云雾。芊为一千万迷惘，被一千万压迫。我们是两个可怜的徒劳探索着的小人物。

我们见了叫方蔚的女人。芊和我先到青岛工商局查询，方蔚注册有一家公司。我们每天打车追寻，终于揪住几经搬迁的公司地址。之前，我想像方蔚应该漂亮、泼辣，然而实际看见的情形比较令人失望。我的意思是，方蔚原来可能是泼辣性感的，但我们到达时，她已失去魅力，像一条干巴巴的死鱼。她年龄约三十多，迟钝地接待我们，似乎接待过许多像我们这样的来访者。她甚至没有认真听芊讲一千万，就干巴巴背了一段话，大意是她同A过去没关系，现在没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我们留下名



可纪老板为什么非得要部下发抖呢？

片，回宾馆芊向纪老板电话汇报。纪老板详细盘问见面的细节，然后吩咐芊继续在青岛住下。芊问干什么？纪老板说等方蔚打电话。

我们回到海滨，大概在找到方蔚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青岛地方小，没什么可玩。我和芊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最新的电话中，纪老板恫吓我们说，方蔚有黑社会背景。我猜测，纪老板是故意要我们发抖。可纪老板为什么非得要部下发抖呢？可能纪老

板自己也在某个阴暗遥远的角落、为一些我们不清楚的事情紧张颤抖。这是一个复杂的比喻，好像在海边，我们只看到了海，就为大海的深不可测感慨，而纪老板早已勇敢地扬帆破浪，深入到海洋中央，他看到的危险和面临的麻烦肯定比我们更多，但纪老板不可能金盆洗手或调头返航，他是一艘万吨巨轮，承载着太多员工薪水 and 经济利益。除非在汪洋深处倾覆，纪老板势必戏浪不休，像超级水手一样上瘾，像瘾君子一样发抖，并把这种颤抖症不停地在接触他的人群里扩散，一涛接一涛。

涛声急，阴霾浊。我们在海滩散步，这里比较安全，芊手机突然响起。她拿出，表情紧张地接听。听完，她脸色更加苍白，慢慢告诉我说，青岛之行被纪老板中止，刚才纪老板在电话里指示，立即飞往深圳，纪老板要在那里向她另授机宜。芊恼火说，如果此行追不到巨款，按照与纪老板协议，她将得不到一分钱酬劳。但纪老板的命令不可违抗！芊于是立即拉我回酒店，查询飞机航班，三小时后有一班飞往深圳，芊买了一张。然后，她用计算器埋头嘀嘀咕咕算了一小会儿，又拉我直奔酒店购物中心。

现在是属于芊的经典时刻，也是芊此次旅行的高潮。一个女人，需要高潮吗？我可以用亲身观察证明，不仅需要，而且它的获得完全不用通过性爱。实际上到青岛之后，芊就已经拒绝性。她有许多事情亟须算计。围绕着纪老板拨给她的两万元经费，她不断要作出谨慎调整。纪老板好大喜功，规定她必须带一位同事出差。芊于是让我假冒。她不愿让同事分享可能的收益，并想方设法从两万元中榨取一些结余。我们在济南住豪华酒店，开了两间房。在那里免查询，不太可能挡住神秘大院。芊不敢冒险暴露我俩同居。然而到青岛，芊决定冒一冒险。她降低住的酒店档次，只开一间房，省下一间房费。这是非常隐蔽的勾当，因为纪